

<走水>

最近在學做焊藥。自從家裡的走水機壞了以後，焊藥似乎成為必須。

小時候一直以為焊藥是利用同種金屬相疊，焊接在一起的概念。例如，純金的焊藥就是純金，燒焊時，就在金屬重疊的部分以火加熱，直到所有的東西熔成一體。

後來發現事情並非如此。

那日聽父親解釋這些，才知道原來焊藥其實是合金。比例很難抓，合金的純度越高，焊接時就越難使用。

至於何以沒了走水機就必須開始使用焊藥，以及走水機究竟是什麼東西？一切都太過複雜。父親含糊其辭不願細說，因為他覺得事情已然如此，沒什麼好解釋的。惟當我提到，為何不乾脆買一台新的走水機時，他的回答迅速而篤定：

太貴、買不起。

好奇之下上網查了關於走水機的資訊，發現其正式名稱為「氫氧焊接機」。原理是透過鹼性催化劑的作用，在電解槽兩端通上電流，把水分解成氫和氧離子；氫為燃料、氧助燃，噴出的火焰為淡藍色氫氧焰，燃燒完全、溫度極高，優點是潔淨、穩定、細緻，並且在熔焊的過程中，可以完全不使用焊藥。

其實走水機壞掉，已經是好幾年前的事了。這幾年間，父親都改以最傳統的焊接方式——用乙炔作為燃料，腳踩風鼓供氧——如此一來，燒焊時就會出現一種極其詭異的畫面：手拿噴嘴對準焊接點燃燒，與此同時為避免火焰熄滅，腳不停上下，抖腳式地踩動風鼓。

傳統的焊接技術說到底，毫無優點可言。

首先，因為必須時刻注意腳踩，導致身體很容易隨之晃動，噴嘴拿不穩，就無法對準焊接點，亂燒一通。再者，火焰的大小和溫度，也全賴腳踩控制。腳踩得用力，空氣足、燃燒完全，火的溫度就高，火焰就大；踩得小力，火就會病懨懨的，隨時熄滅。而由於人工，火焰的控制不可能分分精準，若要順利完成焊接，就必須使用焊藥。問題在於，焊藥屬合金，使用完會讓原金屬的純度下降。如此難以控制的因素接連增生，其結果十之八九導向失敗。

此時不免讓人產生困惑：失敗的機率如此之高，沒走水機的話，以前的人如何是好？這麼想的時候，要完成一件精緻美麗無瑕疵的飾品，變得比登天還難。無奈之下，就只能搬出熟能生巧之類流於老套的話，欲藉此自我安慰，隨即又忍不住吐槽，好吧，也許我不適合這個、我很爛。

我很爛。

自小學的很多東西都是半套的。半套的游泳、半套的書法，和半套的國樂。雖然都拿去比了賽，但如今回想，這些技能的戲份，往往只停留在比賽的當下而已；比賽結束，編劇賜死，成長停滯。雖然不至於忘記的程度，但總不及可以在那些需要自我介紹的場合裡，心安理得地說，噢，這個我很厲害喔。而是每每提起，話到嘴邊，就又硬生吞了回去。心想，畢竟都史前時代的事了，說什麼呢？

開始學做金工，完全是因為父親病了緣故。

起初只是如往常一般，父親在餐桌上嚷著要是真沒人想接這工作，他就要把店收掉。這話聽起來很嚴重，卻無人開口接續。我哥不以為意。他在醫院上班，做的是放射師，薪水穩定，專業也與金工相去甚遠。聽見這話時，他只是低頭扒飯，眼神四處游移，彷彿一切與他無關。母親則無從置喙，家裡的事，從來都是父親說了算。至於我。我則是想著，倘若開口承接，那麼之後會變得如何？線狀的思緒開始在腦中糾結纏繞，時間恍若靜止。

很多東西都極為地複雜。好比理解這個世界。

好比製作焊藥，或是走水。

父親教我的第一個金工技術，就是走水。走水是一種不使用焊藥來熔接金屬的方法，成功的秘訣有二，其一：必須精準控制火焰，焰溫高、焰色淡藍、焰型完整細緻；其二：相熔的兩段金屬，得靠得很近。失敗之因，要不是兩段金屬相距太遠，導致燒焊途中，兩者各自往後退，越離越遠。要不就是火的控制失當，讓水一般的熔融狀金屬，無法透過火的正確指引，走往其該走的地方。水要是走不了的話，原地向下掏空，熔接處會應聲斷裂；若走錯了地方，水勢則會堆積，向上凸起成球，像皮膚長了瘤。

我在無數次失敗的過程裡，漸漸熟悉起金屬的流動。看見它如岩漿般往這跑、往那跑、偶爾匯聚成球，或是直接向下塌陷。那陣子每日每日，我反覆經歷著這些。

工作的時候，父親總會在一旁默默看著。就像孩提時代的我，也會搬一張凳子坐在父親身旁，看著他工作。惟彼時的我不會那麼安靜。彼時看著父親專注於手上的飾品，我總會不耐地問他，好了沒啊，我好無聊喔。

而父親生性寡言。欲之吐言像在沙裡淘金。那些記憶所及與父親有關的畫面，有泰半都是他獨自埋首，開著一小盞黃燈，在工作桌前反覆用火淬鍊、捶打、琢磨。手工是重度的孤獨與沉默。言語在手工的世界裡毫無用處，話多不但無助於事，反而有礙。父親經常一坐便是一整天，若不幸遇上工序繁雜，甚至可能接連幾日都在同個位置上。半句話不說。

我曾經不那麼理解父親。想的是，為何他總圍繞著那些冰冷的飾品打轉，愛金屬勝過愛人。為何吵的時候他總嫌我煩。為何他總不愛說話。

直到我也開始變成一個沉默的人。才發現選擇並非都出於自願。有時人所擁有的選項很少，一旦面臨抉擇，我們往往只能被迫揀選那些我們不想揀的。

我記得當我事後開口向父親表達學習金工之意願時，我能在他的眼裡看見喜悅。我想我的開口，其實就是衝著父親眼裡的那一絲喜悅而去的。我知道他會為此感到開心，而我也想讓他開心。

尤其是當他病了，話變得比過往更加稀少以後。一切都讓人極度憂心。

每每聚會，總有幾個心急如焚的親戚反覆提醒我，要我多和父親說話，聊什麼都好，天氣、新聞、學業、工作或甚至星座。他們的語氣懇切焦急，即使本意良善，聽起來卻都感覺帶著刺。不知何故。那些話語透過耳膜震動傳達予我，表意的結果總會變成，你很不孝。你都不和你爸說話。所以你爸才會變成這樣。

只是到底該說些什麼好呢？那些只有我和父親的兩人時刻裡，即使同坐一張沙發，存在於我倆之間的境地，仍然旱得像一片荒漠。

有些東西很難修補。就像多年以前，那台早就壞掉的走水機。

沒有了走水機，精準控制變成一種虛妄。只好改回傳統，腳踩風鼓、焊藥熔接。

學習金工是我和父親之間的焊藥。它讓我們至少有了重新相連的機會。至於連不連得成，全憑功夫。

我們在師與徒的身分裡摸索著父與子的距離。像走一趟千山萬水，途中遭遇，前進後退、向左向右、堆積或斷裂。一切都得練習。

往後所有不斷練習、不斷失敗的日子裡，碰上困難，父親都仔仔細細地看著。雖然過程無語，但只要開口提問，他就會耐心地答。

而這些都不是理所當然的事。並非所有的「師者」都如韓愈所說，傳道、授業、解惑。至少就父親所言，在他當學徒職之時，師傅是什麼都不會說的。所謂拜師學藝，並非教科書式的，上課鐘鈴一響，打開課本照唸就行的教學現場。每位師傅都自有一套做事方法，與其說學的是金工，實則學的是觀察。像觀看一顆獨立星體的運行，你在師傅身上觀察到什麼，最後學成的便是什麼。這之間，沒有既定的對或錯，而是失敗了之後才知道錯，一直錯、一直錯，直到成功。

但做這一行，到底怎樣才算得上成功？能做出一枚戒指、一條項鍊、或是精美的墜飾？父親說他從沒想過成功。畢竟說到底，自己也只是個做工的人罷了。

我其實覺得父親早知道我向他學習金工的用意。當他在餐桌上開口說要收掉店面時就已經很毅然決然了。畢竟是自己半輩子的人生，那種親手打造起來又要親手與之劃清界線的決心是很難動搖的。總有一天店都會收掉。而他也一直說做這行不好。當過往所學皆已被工廠機器大量製造的商業模式取代，沒有創意、沒有新的技術、沒有餘力，談什麼都枉然。

然而他卻答應了我拜師的請求。即便他知道我學習金工，內心抱持的並非子承父業的理想，而是想要看到他開心。

所以他在眼裡透露出開心。所以他開口說話，耐心地替我解答。以此作為一種交換、彌補甚或是和解。

他知道我能理解他。而他曾經以為，只要我能坐在一旁安安靜靜地看著、觀察著，像個傳統的學徒，即使他什麼都不說，我就能理解他了。理解他手上毫無溫度可言的金屬，只要有火的溫暖指引，就得以看見其中性命。理解他不說話是因為需要專心。理解他不是真的嫌我煩，而是想要我也如此專心的看著他。

但我卻誤解了他。每位大師幾乎都得出一個最最失敗的弟子。我就是其一。

過往的慍怒一下子變成手中噴嘴噴出來的火焰，猛烈地燒在眼下一塊扭曲的金屬上。即便有將其徹底燒毀直至灰飛煙滅的念頭，但金屬是燒不毀的。金屬只能重塑。熔回一攤水，重頭走過一遍。

我希望總有一天能成功地將水走好。並努力地不讓這一切變得渙散如過往那些我所學過的半套技能。雖然很難。雖然父親總說，只是個做工的人罷，成不成功，那不是我們該想的事。